

同庆园创办人易牧生之孙易志强,至今仍保留着同庆园当年的青花瓷碟

民以食为天,株洲现代餐饮之滥觞,可追溯至1953年公私合营成立的株洲市饮食公司,而在此之前,株洲民间饮食亦不乏可圈可点处,那时株洲尚属湘潭县辖下的小镇,但因其交通便利,地当水陆埠头,商贾往来频繁,故饮食业亦相当之发达,据相关文献资料,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株洲镇,先后有同庆园、玉美园、建宁阁、华香阁、五美园、万华桥、普天乐家、得月楼、昆仑酒家等十数家饮食门店各领风骚,其中最著名的是同庆园。



规划中的建宁港复原效果图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解放街街景



同庆园,一个新的起点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进犯株洲,同庆园也毁于战火,直到1944年才得以在原址重建。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贪污腐败,再加上战争因素,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株洲镇的许多餐饮门店不得不关门歇业,独有同庆园,却因其独特的经营策略和扎实出众的手艺,得以一枝独秀地长盛不衰,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仍有不少“老株洲”会来同庆园吃上一碗米粉,感慨天翻地覆的时代巨变。1953年,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改造开启,当时株洲地区所有的饮食门店都纳入新成立的国营的株洲市饮食公司名下,因为种种原因,同庆园这块延续了三十多年的老招牌不予保留,原同庆园的职工则被分流到其他餐饮门店工作,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延续。时代的脚步轰然而前,株洲也由

一个7000人的小镇发展成城区常住人口过百万、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3000亿元的现代化都市,同庆园这一株洲老字号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里,即连同庆园旧址所在的中正西街也早被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所取代。值得欣慰的是,2011年公布的《建宁港综合整治规划》中,建宁港整治工程将重现建宁古镇风貌。根据规划,建宁港将分为三大功能区块。其中,建宁记忆区块将恢复“建宁码头、建宁古城楼、建宁米铺、徐家桥、红色绸缎庄、建宁麻石街、李家坪古街”等重要历史场景,而见证过株洲历史沧桑巨变的老字号同庆园也将作为老株洲特色茶楼、饭店在区内重建。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又能在同庆园中边喝茶、吃饭,边和亲朋好友叙叨过往岁月里,有关同庆园的那些七七八八。

同庆园,同庆好寓意

同庆园,始创办于民国初年,创办人为株洲镇本土人士易牧生、易福生两兄弟。易牧生厨行出身,红白案皆精,师承虽不详,但带出的徒弟叶连生曾经在湘赣铁路火车餐车上主厨,还有些弟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后先后到株洲饮食公司下属的各餐饮门店就职,想来,手下功夫亦不弱;易福生则好交际,镇上头面人物的关系都处得相当好,正是公关、营销人才的不二人选。兄弟俩通力合作,一主外,一主内,很快便将同庆园的名头在株洲打响。同庆园址,在中正街南湖塘街口北端,今解放街口那个位置,在现年79岁的“老株洲”胡爹爹的回忆里,同庆园营业面积有上千平米,上下两层,飞檐翘角,木质窗棂,金漆招牌,大红灯笼,仿古又不拘泥于传统,“特别的大气,祥和又喜庆,看上去就有档次。”

同庆园的主营业务是堂菜和酒席,一桌酒席的价格一般为10块银元左右,吃后付款,也可赊吃记账。不特如此,同庆园还提供上七门做酒席服务,北伐时期,株洲商会会长唐春和宴请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便是由易牧生带着几个徒弟前去唐府操持的。胡爹爹还记得,自己幼时,家中大小宴请都

欢喜去同庆园,主要是店名吉利、喜庆,有跟大家一起庆贺喜事的寓意在里头,而酒席菜点,也记忆犹新,“四个碟子,八个大菜,再加上点心,这就是当时老百姓办宴席的标准。”除了堂菜和酒席,同庆园还兼售面点和米粉,早上的米粉生意尤其热闹。米粉现制,厨房一角便是操作间,大米磨成的米浆薄薄地均匀的摊在白铁圆盘里,放入蒸笼蒸熟,再用竹片刀刮下整片粉皮,切成条状待用。吃粉的客人先得去柜台买筹牌,多是竹片做的,一头涂有彩色油漆,红、白、黄、绿,各代表一种粉码,也有不涂油漆的,那是免码,也就是俗称的“光头粉”,是手头没几个钱的穷苦人家的心头好。筹牌买好,自去寻个座位坐下,跑堂的经过,只需看一眼,就晓得众多的食客各是什么粉,便扯起喉咙吩咐后厨准备。最好看的还是跑堂的送粉,一块40公分长、10公分宽的木板上,放两碗米粉,上面再盖一块木板,再放两碗粉,最多可以盖到七八块木板,但见跑堂的稳当地将这高高的几层大碗米粉从厨房端出,分别送到各位食客的桌前,不但粉码丝毫不差,即连粉汤也一丁点都没洒落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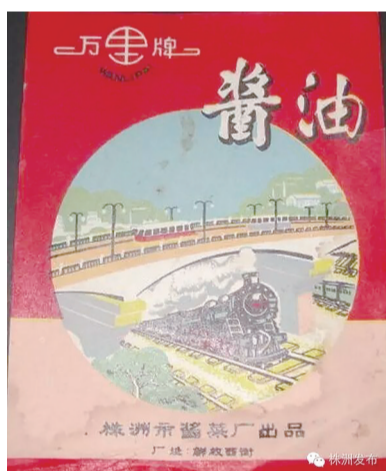
株洲往事

株洲老字号「同庆园」的如烟往事

宁翔

酱油拌饭及其背后的株洲老牌酱厂

牛八



株洲制酱厂酿造的老版万里牌酱油商标

相信很多株洲人小时候都吃过“酱油拌饭”。它看似简单,但是要到达“好吃”的程度,也是有难度的。这需要酱油够好!在株洲,酱食生产(酱油与酱菜)约有几百年历史了。特别是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株洲酱食生产企业不仅在规模和数量上有长足的发展,更打响了品牌。“万里牌”原汁酱油、“天味牌”酱油更是在1988年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上分别获得银、铜大奖。

要说到株洲酱油生产的历史,就不得不提毗邻的城市湘潭了。湘潭有一句耳熟能详的民谣,“龙牌酱油灯芯糕,碗碗妹儿(妹子)随你挑”,其中的龙牌酱油,1915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与贵州茅台酒同时获得金奖。据史料记载,湘潭生产酱酒历史悠久,清乾隆末年(1740),龚庆祥就在湘潭开办酱油作坊。而株洲过去属于湘潭,那么株洲的酱食生产也应该有好几百年历史啦。

《株洲市志》记载,民国初期,株洲较大规模的酱食生产企业有两家,易鸿发南货号 and 复兴祥南货号。易鸿发的南货号在株洲月形山建厂,有酱缸200口,并在南湖街建门面,成为株洲酱食生产大户,抗日战争时期破产停业。复兴祥南货号兼营酱食生产,有酱缸200口,抗日战争时期门面被炸,业务衰落。后由叶炳吾接买,改名复兴恒祥南货号,有酱缸100口。除这两家外,还有瑞兴、怡丰厚、五福南货号均兼营酱食生产。

民国33年(1944年),一些小型专营酱园陆续开业。有浙江陈道祥的天

味酱园、金伯寅的上海酱园;湘潭刘秉林的湘潭酱园、株洲沈家酱园,这些均为前店后厂,生产酱油、酱菜,共有酱缸70余口。生产的酱油多用湘潭万龙油、凤油、滴油等牌名。酱菜品种有酱萝卜、子油姜、红姜、冰片姜、干腌菜等。至1949年10月,株洲镇尚有复恒祥、怡丰厚、协泰昌、五福4家南货号兼营酱食生产加工。

1951年5月,建立地方国营株洲酱厂(后更名为株洲市制酱厂),初期年生产酱油50吨、酱腌菜30吨。1953年,株洲市制酱厂在建宁街设门市部。1954年,株洲市制酱厂租用株洲钮扣厂厂房扩大酱油、酱菜生产。但产品质量不及私营酱园,销量不大,产品主要向工厂、机关食堂推销。后逐步与浏口、三门、昭陵、淦田以及醴陵、茶陵、攸县、衡山等地建立业务关系,产量增加、销售扩大。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私营酱园的原材料(黄豆)受限而压缩生产。到1955年,株洲市制酱厂的酱油年产量达到488吨,产品全部由湘潭土产公司株洲经营部包销。次年,因产品供过于求,土产公司停止包销,株洲的酱食恢复自产自销。1957年,私营天味酱园和上海酱园并入株洲市制酱厂。1960年,产品注册商标“万里牌”。1975年底,将酱菜生产部分划出,成立株洲市酱菜厂。在露天大坪里,整齐摆放着好几百口晒酱缸。

1980年后,株洲市制酱厂以生产黄豆天然发酵酱油为主,年产量2000多吨。“万里牌”原汁酱油、“天味牌”酱油多年被评为省、部优质产品。1988年,“万里牌”原汁酱油、“天味牌”酱油在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上分别获得银牌、铜牌奖,畅销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江西等省。

有一段时间,株洲制酱厂还生产过无色酱油(白酱油)。据说无色酱油比有色酱油健康、安全。今天看来,当时是夸大了有色酱油的弊端。人们烹饪时使用酱油主要是起上色作用,这无色酱油可难为家庭主妇啦。1982年后,由于株洲市区各蔬菜商店自行加工酱菜,株洲市酱菜厂因品种少,缺少竞争力。再后来,株洲市制酱厂和酱菜厂都并入株洲天味实业总公司。这“天味”二字竟使用了70多年。“酱油拌饭”是我们儿时的美好回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盐味足、好下饭的酱菜,是众多家庭餐桌上的必备。

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文化快评

“翻红”的伍佰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高倩

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一部台剧《想见你》中反复循环的歌曲《Last Dance》让“伍佰”的名字走进了年轻观众的视野。这是一位有点时代感的歌手,嗓音粗犷,咬字带着浓重的口音,也没有帅气的无死角的颜值,台风“张牙舞爪”,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当下的年轻人会喜欢的类型。

但伍佰的确让他们“上头”,从《Last Dance》开始,《浪人情歌》《挪威的森林》《突然的自我》等歌曲也开始出现在他们的歌单里。听惯了那些精致的、让人挑不出什么错,但也留不下深刻印象的流水线作品,伍佰那种天然的“蛮劲”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刺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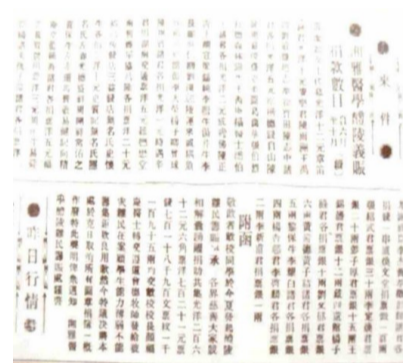
伍佰是一个很真实的歌手。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明,从来没有要刻意改正自己的口音,甚至还有意强化,把一些咬字变得更不标准,在他看来,过于完美的声音与导航语音没什么两样,一些缺点构成了他的独特之处,也更容易被人记住;他的作品里,不管是《世界第一等》《突然的自我》这些励志的歌曲,还是《浪人情歌》《挪威的森林》等单纯的情歌,都带着一股“草根”般的酣畅淋漓。这也许与伍佰早年相当坎坷的经历有关,他年少离家,来到大城市台北打拼,卖过保险,摆过地

摊,在酒吧驻唱。这些摸爬滚打,为他的歌曲赋予了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和表现力。

有人觉得伍佰“土”,觉得他的歌只适合出现在街边大排档这样的场合,由那些郁郁不得志的人带着醉意高门大嗓地“嚎”。但能够出现在大排档,恰恰能证明,伍佰真的得到了普通人的认同和喜爱,你可以说他的歌不够“高大上”,但不能说不动人。

这种“真实”与对小人物的关照,真正有血有肉接地气的“普通人”,不只是当下许多音乐作品欠缺的,正在文艺作品中逐渐地退位消失,情歌精致,但流于玩弄文字;所谓的行业剧越来越多,呈现在观众眼前的,依旧只是披着职场外衣的偶像剧。我们太习惯于在这些作品中看到刚刚毕业就能独租一套豪华公寓的职场新人、不务正业的精英白领,生活的真相败给了那些“悬浮”的精致与无病呻吟。

好在,越来越多的观众和听众已经对这类矫揉造作的文艺作品深表厌倦和担忧。在如今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当然无法要求创作者们都有如伍佰一般的人生体验,但回归真正的真实,去看看生活中那些真切活着的人到底在做什么,想什么又需要什么,是所有人的当务之急。



1918年12月9日长沙版《大公报》第6版刊载了湘雅医学院赈济醴陵的报道



1917年建成的湘雅医院大楼



时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校长的颜福庆

醴陵兵灾与湘雅赈灾

黄珊珊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医护人员的付出有目共睹,也无愧于英雄的称号。湖南现代医疗人才的培育肇兴于民国初年创办于长沙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这所开拓了中美合作办高等医学教育先河的学校里,广大师生不但视救死扶伤为己任,亦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之赈济,这里仅举与株洲人民息息相关的醴陵兵灾为例,可见一斑。

惨痛的醴陵兵灾

1917年10月至1918年4月底,南北军阀在湖南作拉锯战,称之为“国军”的部队在溃退时途经醴陵县城,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并数次纵火烧毁民房店铺,使醴陵城区几化为一片废墟(见长沙版《大公报》1918年6月7日第6版)。这就是史称的“醴陵兵灾”。《大公报》1918年5—6月曾先后刊发《醴陵兵灾惨状纪实》《醴陵公民报告兵灾详情》《观醴陵兵灾影片纪实》等文,让世人了解灾情。

这次兵灾殃及范围之广,受损之重,醴陵人、《天问》周刊的编辑熊湘根据当时报纸和各方材料编辑的《湘灾纪实》对张敬尧等军阀在湖南的残暴行径有这样的记述:

北起岳州,“自长沙、湘潭、湘乡以达宝庆、衡阳、永州,又自平江、浏阳、株洲、醴陵以达攸县、茶陵、耒阳南先走,北兵踵来,南兵既掠而过,北兵且掠,且淫,且杀而前。而湘督张敬尧第七师踵至,大肆横暴,杀掠奸,靡所不至。湘东之民,如火如焚”“张敬尧的部下日以寻花姑娘为乐”。“少者固不可免矣,即白头老妇,亦所不免”。屠戮百姓“或剖其心,或剖其腹,或剖其势,或抽其肠,或剖其

手足,或剥其肌肤,或絮捆油渍而倒毙,或熏烙而痛死……”张敬尧开进平江,“三天不封刀”,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在这场南北军阀的战争中,受害最重的是几次拉锯战的醴陵、株洲两地。“醴陵全城万家,烧毁略尽,延及四乡,经旬始熄。”战事结束后,醴陵全城仅遗二十八人,此二十八人每对人云:“我们妻离子散,骨肉分离,零丁孤苦,并不想活。”“在此场浩劫中,醴陵全县共受灾47901户,被杀21542人,焚烧房屋14752栋,被田10490户损失财产19410281元。”

湘雅医学院的赈济

灾后,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救助灾民。湘雅医学院的在校学生经醴陵区长同意,发起成立了湘雅医学院赈灾处,于1918年5月24日在长沙版《大公报》第6版发布了《湘雅医学院筹赈办法》。办法说,此次救助难民由遵道会梅牧师及本校校长 颜福庆负责,梅牧师管难民的接待,颜福庆负责赈款募集。具体安排如下:筹集赈款事务繁杂,特设醴陵难民筹赈处于潮宗街本校;赈款交本校醴陵难民筹赈处并索取收据;赈款收齐后即转交颜福庆,以便办理难民抚恤等转款事务。

随后,《大公报》陆续刊发湘雅医学院赈灾处募集的捐款明细。捐款来源于湘雅师生、医护人员与社会各界的赞助。到是年10月,共为醴陵兵灾的难民募得捐款:“光洋二百六十二元六角,票洋七百二十元,票钱七百一十八千九百文。票银一千一百九十五两”(见1918年12月9日长沙版《大公报》第6版),并由校长颜福庆托有关部门转交给灾民。